

馬來西亞之黨爭與大選

羅石圃

一九六九年，大馬由大選所引起的種族流血衝突，創鉅痛深，使馬人至今猶談虎色變。上屆大選時，執政黨雖由「華、巫、印聯盟」，擴大為九黨聯合的「國陣」共同競選，造成了大選的大捷而平靜無波，但在下屆大選即將屆臨的當前，「回教黨」既已退出「國陣」，而作為基石的「馬華」、「巫統」、「印國大」三大政黨，又都出現了內爭，且彼此之間亦多齟齬，如果從三黨所代表的不同種族以及共黨一貫的滲透利用着眼，則不能不認為這正是未來大選的隱憂。

一 大馬之立國與史地概況

由多元民族組成的馬來西亞，自立國以來，即為種族問題所困擾，加上共黨從中推波助瀾，內憂益形嚴重，致使此一新興國家的當軸，始終日夜難安。

馬來西亞聯邦，總共分爲十三州，區劃爲東西兩大部份，位于亞洲大陸半島的，共有十一州，稱爲西馬來西亞——簡稱西馬，總人口一千零廿五萬，其中巫人（馬來族）五百卅萬；華人三百五十萬，印度人約一百萬；此外爲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和山地位，位于北婆羅洲的東馬來西亞——簡稱東馬，分爲砂勝越與砂巴兩州，面積約佔此一世界最大海島的四分之一，與西馬隔海相望，最接近之處，爲四百哩的距離。

人口一百一十萬的砂勝越州，其居民的主要種族，爲「海陸達雅克」（Sea And Land Dayaks）、伊班（Ibans）、華人、巫人、砂巴州最大的種族，爲土著「卡達藏」（Kadaeans）族——又稱「獨桑」（Dusuns）族，在全州八十萬人口之中，除華人十五萬、巫人三萬而外，其餘尚有六種不同的部落民族，就東西馬所分佈的全部民族而言：乃集十多個民族分佈在卅萬平方哩的土地上，加以大海相隔，縱使各族人都願意和諧共處，但由于宗教、經濟、社會風習的歧見，政治權力的競爭，以及大選時各政黨競選的煽動，亦難免造成民族之間的糾紛，何況此一新興國家的立國，係由英國殖民地而來，在獲得獨立後，始由各族同意組成聯邦，

以致國家意識，非常薄弱。

原名「馬來亞」的西馬來西亞，于一九五七年獲得英人的同意而宣告獨立，成立君主立憲政府，定國名為「馬來亞聯邦」(Federation of Malaya)，以吉隆坡為首都。至一九六三年，砂朥越、砂巴、新加坡亦加入聯邦，遂更改國名為「馬來西亞」——簡稱「大馬」，未及兩年，新加坡即因種族磨擦而退出聯邦單獨建國，在當時「馬來亞聯邦」的人口，巫人佔四百卅萬；華人為三百四十萬，華人尚占少數；但自「大馬」成立後，新加坡的人口絕大多數為華人，再加上砂朥越、砂巴兩州也都是華人口超過巫人，在此情形下，聯邦政權便有落入華人手中的可能，以致巫人大感不安，新加坡亦祇有見機而退。

且以西馬的開發，多半仰賴華人的勇敢拓荒精神，不僅各項建設都以華工為主幹，而被稱為大馬經濟命脈的錫礦和膠園，除英人的投資而外，也多半由華人投資募工開採經營，內外貿易，亦大多操于華人手中。在英國殖民政府鼓勵下，華人既不斷蜂擁而來，其政令宣達，亦以華人為主要對象，再由他們轉達土著，以致華人的地位僅次于英人而居于土著之上。至半島獨立，巫人以主人翁，在以憲法硬性保護其政治地位的情況下，華人自不免忿忿不平，再加以共黨從中分化挑撥，便更造成了馬來西亞的民族糾紛。^①

一一 馬共的來源及其製造種族糾紛的策略

馬共乃由中共一手播種孕育而成，當中共尚在上海租界草創期間，便設立「南洋共產黨」組織于新加坡，以華僑為吸收對象，其初期雖並無成就，至中國「國民黨」清黨剿共，由彭湃所率領的一枝紅軍在華南被擊潰後，其餘衆大多向新馬逃亡，以致當地僑社變為他的窠巢。接着中國對日抗戰，一時新馬僑社所興起的支援祖國抗戰團體，大都被共黨份子滲透利用，將捐款紛紛匯到延安，並藉以發展赤色組織。

當時殖民政府對共黨活動，雖然防範甚嚴，使新馬赤色份子被捕入獄的人數與日俱增，但到日軍入侵前夕，英方為組訓新馬華人抗日游擊隊，以配合英軍防守而擾亂日軍後方，于是成立「一〇一游擊幹部訓練班」，將被捕入獄的共黨份子由階下囚一變而成為受訓的幹部，至日軍南進，防守新馬的英軍未經接戰即聞風而逃，遂使得到了其訓練裝備的共黨份子，乘日軍立足未穩，迅速襲脅了大批華人，編成以抗日為名的赤色武裝，到處威脅華商供應軍需，並以「反繳械」襲擊日本。^②

日本軍閥所採取的對策，為利用巫人以制華人，并鼓勵巫人檢舉接濟游擊隊的華商，使他們遭到日軍的殘暴懲治。這便導致游擊隊對檢舉者以牙還牙。冤冤相報，因而形成了華巫兩族的鴻溝。日本軍閥更從中推波助瀾，大肆宣傳馬來族人與印人為同一民

註① 「馬來西亞大選的隱憂」。「憲政思潮」季刊，一九七七、九月號，拙著

註② 「東南亞新興國家」、下冊、朱鶴賓著。

族，並炮製所謂「泛馬運動」(Pan-Malay movement)，企圖組成「印尼及馬來西亞聯邦」，強調其疆土除包括印尼及新馬與婆羅洲而外，對菲、泰南部的回民居地，亦應納入其領土範圍，並以新加坡為聯邦首都。實際上這是日本軍閥利用印尼與馬來人壓制華人的狠毒陰謀，也造成了共黨多方利用的後遺症。^③

至新馬獨立，華人因不願變為次等公民，以致由華人所組成的馬共得以使用爭取政治地位平等為號召，博得不少華人的同情支持，甚至參加叛亂行列，且因北平的公然撐腰，便更助長了華人偏激者對馬共的幻想而甘受利用。然而巫人又以「泛馬主義」作祟，妄想實現「印馬聯邦」美夢，俾可壓制華人，並能成為東南亞霸主，當北平指使印共利用蘇卡諾的狂妄野心，并擬以印共所訓練的第五縱隊潛入大馬從事破壞時，大馬巫族「泛馬主義」者亦從中響應，乃使中共得以將其赤色種籽撒播于巫人之中。故此後華巫兩族迭起的糾紛，都與北平勢力的兩面挑撥利用有關。

大馬華人無不忿于憲法對巫人的權益保障過多，尤其是巫人土地保留法，及明定馬來語文為國語文，英國語文為第一外國語文，華語華文並無地位。無怪乎華人認其在政治上乃被壓迫者，以華人為主的馬共武裝，既經常藉此煽動非共華人羣起推翻吉隆坡政府，其設在華南的廣播電台，更以此盡其挑撥煽動之能事；中共北平電台，亦隨時予以轉播，以表示它的同情支援；以致大馬華人，多誤認馬共乃在為他們爭取政治地位平等，中共亦以血濃于水，願為大馬華人後盾。至于大馬巫人，則認為華人的財富都是向他們剝削而來，使巫人都成了被剝削階級。為了爭取經濟平等，所以不能不多方限制華人。

三 北平一手製造的大選暴亂

馬共製造種族爭端，乃以政黨為其基地，每值大選期間，便是它利用政黨激烈競選而興風作浪的大好時機。由于馬來亞在爭取獨立的過程中，便是由華、巫、印三族領袖聯合採取同一的步調，以代表華人的政黨「馬華公會」，及代表巫人的政黨「馬來全國統一組織」(United Malays Nation Organization)——簡稱「巫統」(UMNO)，與代表印度人的「馬來亞印度國大黨」(Malayan Indian Congress)，組成「華、巫、印」聯盟與英國由談判而實現了獨立的目标，並在獨立後，繼續聯合執政，經過一、二兩屆大選，在選場上既都平靜無波，而選舉的結果，使政權亦穩操于聯盟手中。

雖然從獨立以來，華巫兩族便由于互爭政治與經濟地位平等，彼此都忿忿不平，但聯盟所採的政策，為扶持巫人在政治上得以發展，華人在原有的工商事業基礎上；為獨立後的國家開拓經濟前途；印度人則在技術方面作出貢獻，在此一原則下，彼此都能在某些方面採取忍讓犧牲立場，以便相輔相成，和諧共處，但在一九六九年五月的三屆大選前夕，華巫兩族的在野政黨在展開競選宣

註③ 「華人與馬來亞之建國」，楊建成著。

傳時，便已充滿了挑撥性的火藥氣氛。

當時巫人在野的「泛馬回教黨」，以攻擊「巫統」為主要目標，指控「巫統」領袖為鞏固政權而討好華人，不惜出賣巫人利益，使巫人日益貧窮，而使華人得以從剝削中愈益富有。同時華人的在野政黨正如雨後春筍，應運而生，其競選宣傳，又都異口同聲地抨擊「馬華公會」向巫人出賣華人權利，以致華人淪為次等公民而無法翻身。此種不斷的挑撥煽動，對華巫兩族選民原已不平的積憤，無異火上加油，不但使「馬華」與「巫統」在大選中失去了相當席位，祇够勉強蟬聯執政，且由大選餘波掀起了種族流血衝突，使全國各地都變成了暴亂的戰場。

此項種族衝突的來由，在大馬前總理拉曼「五一三事件」回憶錄中，已有明白指出，認為這是出于北平在幕後一手製造而成，一般祇知中共在大馬的造反夥伴，祇有以華人為主體的馬共，對於站在巫人極右派立場的「泛馬回教黨」，則多認為是反共排華的先鋒，斷沒有被共黨利用的可能。但據拉曼揭露：該次大選前夕，中共新加坡「中國銀行」撥出了大批款項，交由其吉蘭丹州工作人員轉交「泛馬回教黨」作為競選經費，用以製造選舉糾紛。又稱：「在競選期間，共黨意圖非常明顯，它決心用各種手段瓦解「聯盟」，使之失掉政權，並針對兩大主要目標，分兩路努力——透過「泛馬回教黨」打擊「巫統」；透過「民政黨」及其他華人黨派破壞「馬華公會」……馬來西亞境內那些不忠貞的華人，背後受中共支持；中共也支持反「巫統」的馬來人政黨，祇是他們的黨員不會發覺。因此，馬來西亞的忠貞公民腹背受敵——一面是被誤導的馬來人；一面是被誤導的華人」。^④

至于中共與巫人關係由何而來？在拉曼回憶錄中也有所透露：他指出甘受共黨利用的蘇卡諾，不僅在印尼陰魂不散，在大馬也仍然遍佈着接受過他洗腦的信徒，繼續奉行「蘇卡諾主義」——實現印馬聯邦計劃，利用中共支持成為東南亞霸主，及採取中立外交，並團結亞非國家，俾在自由和共產兩大集團之間左右逢源。北平經由被印共滲透的蘇卡諾餘黨，不僅伸入了馬來人的在野黨，連「巫統」內部亦有「過激派抬頭」，公然攻擊拉曼的政治思想落伍，外交政策不能接近亞非集團，拉曼之所以在平定了種族衝突後自動退休，接替他掌握黨政權力的拉薩克，亦不得不採取不結盟政策及與北平建交，都是屈于此種壓力而使然。

四 擴大執政黨陣營贏得大選大捷的內情

馬來西亞的第三屆大選，造成執政黨僅獲險勝，而大選餘波更觸發了華巫種族衝突。吉隆坡當軸痛定思痛，已了然于共黨滲透潛伏，無孔不入，且其對兩族各政黨在大選時的兩面挑撥，是以形成暴亂狂瀾，大有傾覆此一多元民族國家的可能。拉薩克執政時，是一面改變外策，與中共由貿易而進至建交；另一方面則在拉攏反對黨加入執政黨的聯盟，將先前由「巫統」、「馬華公會」、「

註④ My 13 Bcfr Ard After 拉曼 (Turku Abdul Raimon) 著，一九六九、九、「馬來前鋒日報」印行。

印國大」所組成的三黨聯盟擴大為「國民陣線」——簡稱「國陣」。

響應此一號召而加入「國陣」的政黨，計有「砂勝越聯盟」、「砂巴聯盟」、「砂人民聯合黨」、「馬來西亞民政黨」、「人民進步黨」、「泛馬回教黨」亦更名為「回教黨」加盟，以示放棄「泛馬主義」而參加國陣。再加上原有聯盟的三黨，使執政黨已擴充為九大政黨聯盟，以此強大的陣容參加一九七四年的第四屆大選，於是造成了號稱的山崩式大捷——在一百五十三席的國會中，囊括了一百卅五席；在十二州（有一州延期舉行）州議會總共三百六十一個議席中，高佔三百一十三席。除砂勝越州議會而外，其餘十一州，執政黨均佔有三分之二的大多數。^⑤

執政黨在此次大選中之所以能夠獲得壓倒性的勝利，顯然是出于聯合陣線——「國陣」陣容的加強擴大，尤其是華民政黨中的「民政黨」、「人民進步黨」，由上屆大選時與「馬華公會」的勢不兩立，巫人政黨中的「回教黨」將「巫統」攻擊得體無完膚，一旦都能納入「國陣」，已將相抗而相消的力量化為相合而相漲，在選場上的大捷，自在意料之中，值得探討的，是這些被拉曼指為在三屆大選時都受了北平直接或間接兩面利用的政黨，何以都能從迷津中迅速回頭？此種拼湊式的團結陣線，能否保持長久？

從表面上看：華人在野黨之所以能在三屆大選脫穎而出，乃由于它們迎合馬共宣傳——為華人爭取政治地位平等，并獲得北平的公然支持，故能取悅于華人選民，到大馬與中共已經化敵為友，北平發表了放棄華人雙重國籍的聲明，它們便喪失了來自北平的助力，所以祇有加入「國陣」而分享到政權的一杯羹。「回教黨」所以能向巫人啞衆取寵，乃得力于華人左傾政黨的抬頭，到對方已放棄了借助于北平的左傾立場，該黨便無法再以此向巫人選民討好，故亦不得不加入執政黨的「國陣」。

不過更深入一層看：則不難發現中共在製造「五一三」暴亂後，既已迫使拉薩克進入其套索之中，達成雙方建交，又為促使「東協」各國都能與它修好，便不能不在大馬四屆大選中暫行放鬆對各政黨的利用，以示各國當軸欲求安內，祇須與它改善關係而步大馬後塵。如果我們不否認北平並不以吉隆坡與它建立了外交關係已足，則不難推知大馬在即將屆臨之第五屆大選中，仍將面臨政治危機。目前「回教黨」固已退出聯盟，而作為「國陣」三大基石的「巫統」、「馬華」、「印國大」的內部，不僅都各有分歧對立的派別，且彼之間，亦已喪失了一向互相諒解與讓步的立場，演成公開的舌戰筆戰。「國陣」內部的分裂。顯然是下屆大選嚴重的隱憂。

五 胡仙翁整黨所引起的「巫統」內爭

「巫統」、是執政黨——「國民陣線」之中三大基石的基石，自大馬獨立以來，雖為「華、巫、印」聯盟執政，實際上乃由「

註⑤ 「馬來西亞大選與政局」、本刊、十四卷、一期、一九七四、十、十、拙著。

巫統」操持重權，所以此一政黨內部的能否鞏固團結，即可影響政局的安危，當三屆大選期間，由於其黨內已出現了造亂的「過激派」，公然攻擊領導人的政策不合時代要求，接着便發生了「五一三」種族暴亂，在野黨的羣起攻擊，顯然是認為有機可乘。拉薩克接任黨魁後，在外交政策上的迅速左轉，雖然一般人都指他是受了黨內左派的包圍，並形容左派份子為他的「宮庭衛士」，但他也同時起用了黨內極右的「過激派」領袖——馬哈迪 (Mahathir Din Mohamed) 為教育部長。

在三屆大選時，曾經公開抨擊黨主席拉曼領導錯誤，要求他引咎下台的馬哈迪，經「巫統」最高理事會決定了開除其黨籍，拉曼亦指他為「過激派」領導人，^⑥拉薩克不僅恢復了他的黨籍，且界以教育部長要職，顯然是為了使黨內左右兩派實力平衡，俾裂痕得以彌補。至胡仙翁接掌黨政大權，對人事安排則令人莫測高深。首先是他捨除了巫統兩位副主席，而任命馬哈迪為內閣副總理仍兼教育部長，以致資深的副主席農業部長拔巴 (Ghafar Bada) 一怒而掛冠，另一名副主席哈姆薩 (Bazzeigh Hamzah)，先調石油公司董事長，繼調財政部長，胡氏對此項人事安排所持的理由，為拔巴樹立了很多具有聲勢的政敵，不願因提名他出任副總統而增加巫統的分裂，哈姆薩年事過輕——以卅七歲而又未婚，頗不合回教出任要職的傳統習俗。

不過拔巴的忿而辭官，及哈姆薩的受屈，亦難免造成「巫統」內部擁戴他們的人大抱不平，同樣影響「巫統」的團結。同時「巫統」中委兼青年團主席伊德里斯，因嫉使黨員抨擊「巫統」而被開除黨籍，並遞奪了他對青年團的領導權，所任雪蘭峨州首席部長職位，亦因州議會的檢舉而遭到停職，遂亦引起了「巫統」內部——尤其是青年團的軒然大波。這表示胡仙翁在大刀濶斧整頓「巫統」，並不害怕樹敵，其選擇內閣副總理之所以捨棄拔巴與哈姆薩而任用馬哈迪，乃是另有原因，所持的理由乃為遁詞，至「巫統」兩名閣員——「勞工人力部」副部長麥吉德 (Abdullah Maid)、^⑦「科學工藝部」副部長阿馬德 (Abdullah An-mae) 被發現為共黨滲透份子，且在被捕後自認不諱，更使「巫統」興起了一片清黨之聲，但另一派則主張不宜因此造成黨的分裂。胡氏面對兩派不同的主張，斷然決定清黨，足見其整黨立場的堅定，亦不難看出他早已發現左派勢力的可怕，其起用右派，便是整肅左派的先聲。^⑧然而代表「巫統」極右派的馬哈迪雖已受到胡仙翁的破格重用，且在上年底政府改組時，被任命為副閣揆兼任工商部長，但其致力推行的提高「馬來兒女」 (Pumipitras) 地位政策，及「矯正種族均衡狀態」的政策，則已引起反抗。按此兩項政策，旨在促使巫人財富增加，限制華人經濟發展，如「第三個發展計劃」所厘訂的新經濟政策，規定到一九九〇年，必須達成國家經濟權益重新分配的目標，即巫人佔百分之卅，非巫人公民（包括華人）佔百分之四十，其他外國人佔百分之卅。^⑨華人工商團體既已大聲反對，「馬華公會」亦有忿慨的聲明，並有積極爭取以華文為主的獨立大學決定表示抗議，而巫統青年團則又對華人的反對立場與

註⑥ 同註④。

註⑦ 「種族複雜的馬來西亞」、^⑧「紐約客」(New Yorker)雜誌，一九七七年、四、十八出版，沙普倫 (Robert Scharlen) 撰。

註⑧ 「馬國華裔的經濟命運」、^⑨「中央社」吉隆坡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六「遠新報」航訊。

起了一片反對之聲由此。可見「巫統」右派當權，不僅形成了華巫兩族分裂的創傷復發，且與「馬華」的聯盟舊誼亦難以保持，這便是即將來臨的五屆大選的重大危機。

六 「國陣」各黨的內爭與互爭

「馬華公會」，在「國陣」的三大基石之中，與「巫統」、「印國大」乃鼎足而三，其內部團結與否？對大馬政局安危，可謂舉足輕重，自上屆大選前，其領導人陳修信自動退休，即引起了各方的注視，大馬華人更加震驚。因為「馬華」乃陳氏之父陳楨祿所創設，並與領導「巫統」的拉曼締結政黨同盟，在爭取獨立的過程中，兩人均有同樣的貢獻。陳修信子承父職，不僅一直都是「馬華」的領導人，且以財經專家的資格及其在華人工商界的重望，自獨立以來便担任財政部長，備受各方推崇及閣揆的倚俾。

他的退休，既非出于年老多病，顯然是爲了明哲保身——不願置身于內外交攻的政潮漩渦。在第三屆大選時，馬華之所以大受挫折，乃出於由它分裂而成的「民政黨」、「正義黨」在競選宣傳上，一致抨擊它出賣華人利益，因而失去的選票甚多，至新閣組成，「馬華」又以國會議席減少，亦須相隨減少其閣員，致在閣議中發言的份量亦因而減輕，更無法滿足華人的願望。至拉薩克擴大執政黨的陣容，使華人在野黨紛紛加入「國陣」而變爲在朝，實際上無異更貶低了「馬華」的份量，何況「馬華」內部又興起了急于接棒以便革新的壓力。

接替陳氏領導「馬華」的新領袖，已否促成此一歷史光榮悠久的華民政黨有所革新？及由紛歧而趨于團結？這從他們所任用的執行秘書長陳見辛竟是共黨滲透份子，^⑨便不難想見他們在被馬共分化利用而不自知。再由上年八月在其廿五屆年會中，使「署理總會長」的李孝友發言受阻，因而造成會場中的軒然大波，亦可看出其派系對立更加陣線分明。該會在不得已而休會三小時後進行投票，又在擁李倒李雙方相持之下，使「署理總會長」的職位，竟落入並非衆望所歸的曾永森手中。^⑩繼後復因「馬華」新街場區委會反黨事件，使其主席——也是馬華及馬青總團中委的林廷甲博士等被開除黨籍，由於林氏也是李孝友的政治秘書，足見此一風波乃由派系傾軋而來，亦可顯示馬華的內爭正方興未艾。^⑪

至于「馬華」與「巫統」之間的對立，已由暗鬥而化爲明爭，這從「巫統青年團」主席蘇米海針對「馬華」內爭所發表的書面聲明，便可窺知大概，其中指出：

「「巫青」執委會經過深入的討論後，對「馬華公會」內某些集團于最近一段時間內的表現及所發表的聲明與決議案，表

註⑨ 「馬華前執行秘書長陳見辛上電視承認加入共黨工作經過」、「南洋商報」、一九七七、二、五、五版。

註⑩ 同註⑨。

註⑪ 「南洋商報」、一九七七、十一、九、五版。

示遺憾與擔憂。「巫青」對「馬華」內這種現象容忍已久，並覺得有責任告訴「馬華」：有着不同種族領袖及執政黨——自一九四八年以來便已達一致，並已納入了憲法及各項法律的協議」。^⑫

此項聲明所針對的，為馬華青年領袖李金獅所指出的大馬華人的政治地位不容否定，並抨擊政府採取壓制華人政策，乃出于極端種族主義的錯誤觀念。在馬華年會的決議案中，又曾要求政府須讓華人分享土地及經濟、教育公平待遇，不能在消滅貧窮的努力置華人于度外；並舉出一九七七年度獲准進入大學就讀學生的總人數五、九五三人之中，巫人佔四、六八七名；華人僅為一千多名，但就高中畢業會考成績看，華人則普遍優于巫人，顯然這是由于以馬來語文為教育媒介，遂造成華人子弟進入大學的困難。^⑬

與辦華文獨立大學，是大馬華人所一致爭取的，「馬華公會」既為代表華人的執政黨之一，對此一問題自然不能放鬆，然而「巫統青年團」則公開反對，認為這是違反大學教育政策的，可見「馬華」與「巫統」之間，不僅喪失了傳統的諒解忍讓精神，且不惜將爭執付諸公開。此兩大執政黨聯盟基石的尖銳磨擦，對「國陣」的團結自然會發生動搖。何況在「國陣」基石中與「巫統」、「馬華」鼎足而三的「印國大」，也是內訌頻仍，由于其署理主席三美威奴與該黨青年團主席干丹形成勢不兩立，使作為主席的加華沙干費盡心力，亦無法調解爭端。最近組成的「印人回教黨」，便是由「印國大」內爭分裂而來^⑭。

在第三屆大選時成爲「巫統」致命傷的「泛馬回教黨」，自加入國陣後已使巫人兩大政黨合流，一般都認爲這是大馬之福。然而曾幾何時，回教黨又退出了「國陣」，且正致力于聯合其他在野黨結成同盟，以便在即將屆臨的大選中與國陣一決勝負，雖然由該黨分裂而成的「回教統一陣線」已經獲准註冊，即將加入「國陣」^⑮，但未必可以爭取到「回教黨」的大部份選民。何況回教黨的基地在毗連泰南的各州，一向是給予泰南回民分離份子以大馬國籍，以便作爲其忠貞選民。到加入「國陣」後，始不得不放棄此種嚴重影響泰馬剿共聯防的手段，今回教黨既再由在朝轉而爲在野黨，便難免故態復萌，而使已被共黨利用的泰南回民分離份子，又可在大馬邊境得到庇護的窠巢，造成泰馬關係的緊張。

七 結論

大馬近年來所發生的黨爭，可以解釋爲胡仙翁以無懼無畏的精神整黨——尤其是壓制左派所引起。而回教黨的脫離「國陣」，關鍵在于吉蘭丹州州務大臣納昔——也是回教黨的領袖之一，被該黨發動州議員企圖將他推翻而引起政潮，並決議開除其黨籍。納昔嗣

註⑫ 同註①。

註⑬ 「華僑日報」、一九七七、八、廿三、三版。

註⑭ 同註①。

註⑮ 「南洋商報」、一九七八、二、十三、五版。

即另組「回教統一陣線」，並迅速獲得註冊，又得到了政府支持恢復州務大臣原職。同時「巫統」宣傳主任蘇來曼更指出：「回教黨如能除去其傲慢領袖（指回教黨主席），兩黨即可恢復合作」^⑥。根據這些蛛絲馬跡，不難看出納昔的黨籍之所以被開除，便是基于他具有奪取該黨領導權的企圖且有外力支持。

拉曼前總理——馬來西亞獨立之父，曾經慨嘆「國陣」難免解體，其結果祇能保持原先的「華巫印三黨聯盟」，^⑦顯然這是出于他的卓識與遠見。我們不能否定拉薩克組織「國陣」的成就，但這是出于包圍他的左派所策劃，不僅造成滲入各黨的共黨份子都可在野變為在朝，更可在其擴大種族磨擦陰謀中便於兩面利用，而「巫統」內部的左派亦益加抬頭。胡仙翁接掌黨政大權後大力起用右派以壓制左派，這是勢所必然，也是挽救大馬不致沉淪于紅流的必要措施。但「巫統」極右派的祇顧提高「馬來兒女」政經地位的政策，造成華人地位的更加貶低。這又無異替以煽動華人爭取與巫人地位平等為能事的馬共驅魚。

近年來在大馬各政黨中被發現的共黨份子，包括「巫統」、「馬華」、「民行黨」、「人社黨」等，無不都是黨政要員；而被巫人捧為馬來文化先鋒的沙末伊斯邁，在其被捕後除供認為共黨滲透份子不諱外，且歷述他被視為巫人極右派而受到「巫統」政要們的重視，經常代為策劃籌謀，以便挑起種族爭端^⑧。由此可知共黨的滲透潛伏乃是無孔不入，且為層層隱蔽。大馬的黨爭雖為胡仙翁整黨以清除左派所引起，但亦使共黨滲透份子得以因勢利導進行兩面挑撥，造成種族糾紛一波比一波更險惡的狂瀾。而在即將來臨的大選中，此一多元民族國家可能又一次遭受此種狂瀾的衝擊。

註⑥ 「南洋商報」、一九七七、十二、十九、五版。

註⑦ 「華僑日報」、一九七八、二、廿三、三版。

註⑧ 「新馬面臨的共黨滲透危機」、本刊、第十六卷、第八期、一九七七、五、十日出版、拙著。

中共人名錄

中文本

增補訂正版，全書近一千四百頁，資料最豐富新穎，動員本中心研究同人十數人，歷時三載始克完成，刻正在排校中，預定今年六月出書，特此預告。